



“高原军旅三部曲”炼成记

贺贵成



我曾是一名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服役 24 年的军人，其中有 16 年驻守在高原。可以说，在高原上，我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因此，我始终对部队情有独钟，对高原军人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缺氧等原因，我曾 3 次险些把生命留在了高原，所幸战友们抢救及时，才得以脱险。这段刻骨铭心的高原生活经历，给了我许多文学创作的素材和灵感。

1974 年至 1985 年，在青藏公路改建工程中有许多人献出了生命。这些英雄们静卧在雪域高原，在“世界屋脊”上挺起了一座座永恒的丰碑。我无法一一记住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形象永远印刻在我的心里，他们的精神永远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自 2001 年以来，为了给他们这样的英雄立传，我用了 20 多年时间，创作了高原军旅题材长篇小说《雪域高原》《守四方》，接着又创作了一部《涌动的羊湖》，由此完成了我的“高原军旅三部曲”。

这三部作品，分别讲述了高原军人在青藏公路改建工程中英勇悲壮的故事，在边境用生命守卫祖国边防的感人事迹和在“生命禁区”建设西藏羊湖电站的艰辛历程。虽

然小说所描述的基建工程兵、武警水电部队等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他们创造的功绩不会因此磨灭，而是深深地镌刻在共和国建设发展的历史长卷中。我用心记录他们的英雄事迹，以此表达对他们的崇敬之心和感念之情。

2020 年 8 月下旬，为了创作长篇小说《涌动的羊湖》，我前往已经正式发电 20 多年的羊湖电站，试图寻找当年工程建设者的足迹。在探寻过程中，我常常因为缺氧而感到气喘吁吁、头晕目眩，不得不停下脚步，休息片刻。要徒步走上海拔 5000 多米的岗巴拉山顶，绝非易事。我想，当年官兵是如何肩挑背扛，把一袋袋水泥、一捆捆钢筋，以及钢管、水泥电杆、电线等搬运到山上的呢？还有电站机组的大型设备，是如何越过高耸的雪峰，通过险峻的唐古拉山运到工地的呢？其间的种种艰难险阻，我难以想象。即便采访过众多高原军人，我的心灵仍然会受到极大的触动和感染，仿佛是初次了解他们的故事一般。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因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经常深入正在改建中的青藏公路施工地段进行采访，见证了中国军人在平均海拔 5000 米的雪域高原艰苦奋战的动人场

面。这些官兵的军龄不一、性格不一，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人生经历，但他们都怀揣着同一个坚定信念——不管自然条件有多恶劣、工程任务有多艰巨，都要团结战斗，高质量完成青藏公路的改建工程。

《雪域高原》中的人物都是有生活原型的。比如，工程尖刀连连长王大寨这个人物形象，就来源于当时牺牲的某营副营长张德树。1985 年，张德树去兄弟支队参观样板路面时，在沱沱河附近的施工地段遇到大雪和冰雹。汽车在冰雪路面行驶时失控滚落到山下，他和驾驶员受了重伤，鲜血直流，昏迷了过去。约 20 分钟后，一个战士路过时发现了他们，并喊来了战友们。“副营长，副营长呀，你醒醒！”战友们流着泪，把他俩抬到了卫生队。经过紧急抢救，他俩都微微睁开了眼睛，但呼吸仍旧困难。医生把沱沱河兵站的两瓶氧气都拿来了，两瓶氧气均所剩不多。张德树深知氧气的珍贵，一字一顿地说：“我，我感觉可以，不需要氧气。”他让医生先抢救驾驶员。驾驶员因此得救，转危为安。4 个小时后，张德树牺牲了。工地上，噩耗像电波一样传到官兵的耳畔，战友们脱下皮帽向张副营长默哀。在青藏公路改建工程中，有太多这样的感人故事。

几十年来，广大官兵以坚定的信念、青春的力量、铁血的担当，在雪域荒原、崇山峻岭、江河峡谷等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中，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创造了感动天地的英雄业绩。他们的事迹体现出中国军人顽强拼搏、不屈不挠、忘我奋斗的崇高精神，值得书写和歌颂。这是我创作“高原军旅三部曲”的初衷。

郁达夫曾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艺术创作的路上虽有诸多艰辛，但我一直坚持的原因，除了内心深处对文学的真切热爱，还有一种信念在支撑着我，那就是努力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认真书写高原军人的英雄故事，让更多人走近英雄、赞颂英雄、成为英雄，使英雄的崇高精神历久弥新。这是我创作的源泉动力，也是我向英雄致敬的一种方式。

我们的 60 年



干杯，琼结

黄振新

让精酿了 1400 多年的藏源

把篝火燃得更暖更旺

旺得足以将姑娘的倩影照亮

暖得足以红润儿郎醉美的脸庞

在青瓦达孜山下

在民族团结街上

欢舞起久河卓舞、卡卓扎西宾顿、拉玉谐钦

欢舞着欢舞着

彩叶蔬果长满枝头

满得—one 山又一山

层林尽染

磅礴中点染着人间烟火的温柔

那是云端上日落而息

日出而作的宾顿古村落

那是甜梦中的雅碧绿谷

达瓦卓玛玛里正喜迎丰收

丰收的喜悦还有

远山之上、经幡之上、蓝天白云之上

那片饱经沧桑的藏王墓群

丰收的喜悦还有

翻山越岭吹响而来的红色号角

一代又一代

勤智又包容的山南人

在新时代的征程中

携手努力用青山绿水

酿造一杯杯共同富裕的和美琼结

西藏美术馆印象

梁冬华

今年 8 月，随第三届全国民族文艺评论人才培训班学员走进西藏美术馆。一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带有浓重年代色彩的厂房烟囱、长条状的生产车间。这些工业遗迹是西藏美术馆前身——作为西藏和平解放后建立的第一个大型水泥企业拉萨水泥厂留下的。它们穿越时间的隧道，在海拔 3600 多米光影的陪伴下，见证了这方空间的蜕变。时光荏苒，如今的西藏美术馆不再是昔日机器轰鸣运转、粉尘飞扬的水泥厂房，而是华丽转身为集安静宽敞的展厅、蜿蜒曲折的长廊等美的因素于一体的艺术空间，通过举办“馆藏经典作品展”“情牵雪域——陆昌进藏美术作品展”“乡村贵州的视觉密码——贵州美术馆藏农民画展”等多个展览，连接了西藏的过往历史与当下生活，展现了汉、藏、瑶等多民族形象，成为人们欣赏美术作品、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窗口。

西藏美术馆展出的“馆藏经典作品”展览，可谓是一部西藏民族艺术发展史，展览收录了吴作人、李可染、李焕民、安多强巴、潘世勋等名家画作，其作品主题是西藏的人与景，时间跨度为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藏族画家安多强巴创作于 1954 年的油画《伟大领袖毛主席》，画作将身着棕色中山装、微笑挥手的毛主席置于画面中心，并衬以五星红旗的背景，浓墨重彩地突出了领袖伟人的身份地位。环绕毛主席周围的，是军民共同抗敌戍边、修建道路、收割庄稼、放牧牛羊，以及军人给藏族群众送医疗、送文化等画面，艺术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藏族人民的关怀以及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多次进藏观察生活的画家李焕民，其套色版画作品《藏族女孩》和《初踏黄金路》分别凝固了藏族女孩的纯真之美、藏族女性的劳动丰收之美，一跃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经典的藏族艺术形

象。除了这些早期的汉藏画家画作，展览还展出了创作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包括陈丹青描画一对进城藏族青年夫妇的油画作品《西藏组画之一》、其加达瓦所刻画的手举大束青稞麦穗的藏族劳动妇女的黑白版画《金色的秋天》、罗松西绕结合唐卡与写实主义绘画技艺创作的人物油画《吞弥·桑布扎》等，以及 21 世纪以来的新作，如靳尚谊的单人藏族男性肖像油画《远望》，巴玛扎西以抽象现代派手法表现格萨尔王的油画《英雄格萨尔》等等。这些由多民族画家绘制而成的西藏民族艺术形象，包含着多民族绘画技法的交流和借鉴。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谢兰琳的画作《打稻谷》，原汁原味地还原了少数民族传统劳作的景象。画面的中心，是四五位少数民族姑娘割稻谷和打稻谷的场景。稻谷的描绘用了夸张的手法，饱满、硕大的谷粒整齐地排列在枝叶上，张扬着丰收的喜悦。但更让人过目不忘的，是姑娘脸上鱼纹状的眼睛，以及遍布在稻谷周围的各式飞虫的身影。这鱼纹状的眼睛，实际是将眼睛的睫毛、眼珠、眼纹分别变形组合成了一条鱼的背鳍、身体、尾巴。乍眼看上去，似乎是脸上纹了一条鱼的图案。而各式飞虫，则用各种线和颜色细致地画出其头部、身部、触角、四肢、翅膀等，难以被人所忽略。显然，这有意强化的鱼纹状眼睛和飞虫，像是早期农业社会中民族地区形成的动物图腾符号，体现了少数民族同胞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关系。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西藏美术馆作为一个民族地区的公共美育机构，不仅承担着向社会民众展现美的重任，还肩负着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使命，用艺术形象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感染观者，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西藏美术馆，多彩的民族艺术百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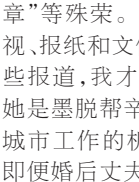


坝上秋色

汤青摄

芬芳高原的格桑花

薛向伟



我与格桑德吉老师曾在墨脱县工作期间有过交集，后因工作原因也有过几次接触。在我心中，她是一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朴实无华且胸怀大爱的老师。

2003 至 2009 年，我在墨脱县中学任教时，格桑德吉老师在帮辛乡小学工作。虽未曾谋面，但偶尔会听人提起她。后来，她陆续荣获“感动中国人物”“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殊荣。她的先进事迹通过网络、电视、报纸和文件被广泛宣传。正是通过这些报道，我才全面了解到她的工作情况。她是墨脱帮辛人，大学毕业后毅然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的山村任教。即便婚后丈夫远在拉萨，她依然坚守在乡

村教育一线。

帮辛乡属于墨脱“上三乡”，开门见山、脚下临水，骡马驿道、溜索为桥，交通很不方便。许多孩子因家庭贫困、劳力短缺而不得不中途辍学。格桑德吉不厌其烦地反复劝学，一次次翻山越岭，一趟趟滑过溜索，深入农家。她说，溜索悬在 30 多米高的江面上，脚下是汹涌的雅鲁藏布江，自己根本不敢向下看。但为了孩子们能上学，“眼一闭心一横就过去了”。2004 年春节，我去墨脱县德果村家访，绕道德兴乡，徒步了 5 个小时。德果村与玛迪村之间便有溜索相连，从玛迪村直接回县城只需徒步 3 小时。返程时，我动了尝试溜索的念头。到了江边，只见那约十厘米粗的钢索悬在两岸山崖之间，中段自然下垂，下方是奔涌咆哮的雅鲁藏布江。过江时，人需用藤条和绳索



将背、腰、大腿缚在溜索上，头朝对岸、面朝天空，借溜索下垂之势滑至江心，再手脚并用地攀爬到对岸。望着身下惊涛骇浪，我手心直冒冷汗。我终未敢尝试，此后也再未接触过溜索。当时不觉得什么，如今回想，不免有些遗憾——错过了一次难忘的体验，也少了一份对格桑德吉艰辛更切身的体会。

时间来到 2018 年春天，格桑德吉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完全国两会后，她回到林芝。按照上级安排，她需前往市一中宣讲两会精神。彼时我在市教育局负责思想宣传工作，便承担了协调任务并陪同前往。她衣着整洁大方，略施淡妆，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向师生们传达了两会精神。其间分享的一个小故事，令我印象深刻：她讲述代表们投票选举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时，

她明显提高了声调，语气中充满崇敬与爱戴。

不久后，我又在市二小门口遇见她。她说全国及自治区人大代表正在林芝调研教育工作，她在等候其他同志。她手里握着一叠纸，是草拟的提案稿，很诚恳地请我看看文字表述是否有不妥之处。她的诚恳、认真与严谨，反倒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这几年，我持续关注着媒体对格桑德吉的报道。面对镜头，她讲述往事时一直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提及母亲时，格桑德吉一度哽咽，她说家中兄弟姐妹多，家境困难，母亲把唯一的读书机会给了她，这份恩情她终生铭记。然而，在她求学期间母亲溘然长逝，彼时通讯闭塞，她竟在半年后才得知噩耗。未能正式告别，心中的伤痛难以释怀，每每提及便难过不已。她之所以选择回到大山任教，既是故土难离、母爱难忘，更是对母亲的这份报答之情，升华为对家乡众多孩子的深沉之爱——让他们能够上学读书，见识更大的世界，体验更精彩的人生。

我拍下两张电视画面，通过微信发给她，附上了一个大大的赞。过了一会儿，她回复了一个微笑表情，宛如她脸上那抹纯真如孩子般的笑容。